

他浑浑噩噩踏上了大明王朝这艘风雨飘摇的大船，不想再做一个酸溜溜的穷书生，要出人头地，做一个明朝大官人。他想要名垂青史，万古流芳，想要一呼百应，笑傲公卿，家财万贯，娇妻如云。

明朝大官人

3

邓健 著

明朝官场上的那些事儿

胸有凌云志
扶摇上青天



明朝风云系列

明朝大官儿

3

邓健 / 著

明朝官场上的那些事儿

胸有凌云志
扶摇上青天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明朝大官人. 3 / 邓健著. -- 北京 : 九州出版社,
2013. 11
ISBN 978-7-5108-2442-5

I. ①明… II. ①邓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71454 号

明朝大官人. 3

作 者 邓 健 著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宪华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68992190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690 毫米 × 980 毫米 16 开
印 张 20
字 数 300 千字
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2442-5
定 价 29.80 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历史真的很搞笑

大明孝宗励精图治，太子正德荒诞不经，京师八虎飞扬跋扈，厂卫争斗鸡飞狗跳。暗流涌动之中，一个名叫柳乘风的年轻人，浑浑噩噩的踏上了这艘风雨飘摇颠簸远航的大船。

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呆子，摇身一变成了锦衣卫。小小一个锦衣卫，清流士子视他为败类，东厂番子当他为仇寇，眼中钉肉中刺，一个在夹缝中快要被挤扁的小人物，他要活下去！

柳乘风不想再当一个酸溜溜的书生了，他要出人头地，想名垂青史。柳乘风想要做一个大官人。大官人可以一呼百应，大官人可以笑傲公卿，大官人可以家财万贯，大官人可以娇妻如云。

柳乘风一心一意要成为明朝大官人。他丢掉斯文，在国子监耍泼耍无赖，逼着吏部侍郎王鳌收他为门徒；他在锦衣卫结党营私，铲除异己，呼风唤雨，一手遮天；不惜和东厂大打出手，逼厂公一退再退；他铲除明教余孽，横扫朝堂上下，拉一派打一派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。

向上爬的路既艰难又顺畅，既严肃又搞笑，然而，柳乘风心中自有盘算。他野心勃勃，一手抱紧皇帝老儿朱祐樘的大腿，一手将太子朱厚照绑上利益战车。

他只手平叛擒宁王，大胆变法搞改革；他为皇帝排忧解难，他挟天子以令诸侯；他位极人臣，封侯进爵，踌躇满志，睥睨天下，终于站上了大明朝堂的权力巅峰。

大学士李东阳痛心疾首，视他为践踏朝纲、教唆太子的奸佞蠹贼。

大太监刘瑾悲痛欲绝，直呼其为妖孽啊，妖孽！

正德皇帝得意洋洋，赞其为人才难得。

后世史官秉笔直书：“柳乘风者，明朝之大官人也。治世之能臣。大明孝武两朝之所以能中兴雄霸，德被四海，皆赖此人之力。”

目录

- 第一章 伴君如伴虎 / 001
- 第二章 给一个建功立业的机会 / 024
- 第三章 谁是幕后指使者 / 049
- 第四章 下套，摔杯为号 / 072
- 第五章 国舅爷也敢抓 / 097
- 第六章 小茶楼做出大生意 / 121
- 第七章 晋爵不封官 / 145
- 第八章 生意兴隆通四海 / 169
- 第九章 大闹顺天府 / 194
- 第十章 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/ 218
- 第十一章 打狗不看主人面 / 248
- 第十二章 独上寡妇楼 / 270
- 第十三章 打虎上山北通州 / 294





第一章 伴君如伴虎

柳乘风只好躲到那屏风后去，屏息不动。

这两个人似乎是宫中的侍女，二人一边往这浴桶中放水，一边叽叽喳喳地道：“今日那郑国公夫人穿的衣衫真好看。”

另一个道：“郑国公的夫人说话却是刻薄得很，公主殿下不是很喜欢她，她还让公主拿绿绮给她弹琴听，真是无礼。”

“这个倒是。不过，皇后娘娘的性子一向敦厚，倒是没有和她计较。”

“好了，不要说了，公主殿下马上就要入浴了，我们还是赶快做事吧。”

二人放了水倒入浴桶之中，放了花瓣进去，又准备了梳洗之物，外头才有人推门进来，一个慵懒疲惫的声音道：“兰儿、芳儿，准备好了吗？”

“回公主殿下的话，准备好了，水温正好。”

这慵懒的声音越来越近，便道：“你们出去吧，郑国公夫人真讨厌，害得我一身是汗。”

两个侍女出去，小心翼翼地掩上了门。

而这时，柳乘风却是一下子紧张起来。

“你妹的……是公主……我柳乘风居然在公主的浴室里，这要是被人发现，多半会被砍成七七四十九块拿去运河里喂王八吧。”柳乘风这时候已经顾不得是谁算计他了，只知道现在的处境危险万分，纵然他智计百

出，也不知该如何是好。

隔着屏风，并没有看到美人入浴的场景，事实上柳乘风也没有心思看，至于那公主，他倒是有了几分印象，是不是被称作朵朵的那个？这小妮子可是泼辣得紧，若是被她发觉可就惨了。

屏风外头，传来水波荡漾的声音，显然是公主已除了衣衫进入了浴桶，这公主似乎并不急于梳洗，坐在浴桶里，似乎还哼着小曲儿。

这小曲儿，柳乘风倒是熟悉，似乎是某种情歌，好像出自背诵柳永的手笔，大意是说一个情郎私会佳人的场景，具体的柳乘风也记不清了，只记得从前摆字摊的时候，一个公子哥请他代写情书，好像就摘抄了这么一首词儿。

听了这小曲儿，柳乘风不禁笑了，这公主原来还爱好这调调，有点意思。

隔着一层的屏风，那体香和花香糅合在一起，钻入柳乘风的鼻孔，这种感觉居然让柳乘风感觉到了一丝刺激，既亢奋，又有些害怕。

不过，随着时间推移，害怕越来越少，刺激越来越多。柳乘风不禁骂自己：“柳乘风啊柳乘风，你实在太坏了，家里有老婆有小姨子，居然还敢打公主的主意，真是不知死活。”

柳乘风的心里正在胡思乱想着，冷不防轻轻挪动了一下发麻的腿，只是这轻轻一撞，却发出了极细微的声音。

这声音虽然小，却是被洗浴的朵朵发现了动静，她不由惊叫一声：“老鼠……有老鼠……”

敢情是以为柳乘风方才那声音是老鼠撞击屏风而导致的？这时候若是公主大声把所有人嚷进来一起来寻这老鼠，自己还有命吗？

柳乘风的脸色已是骤变了，情急之下连忙将屏风推开。

少了屏风的遮挡，浴桶和里面的出浴美人便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了柳乘风的眼里。

坐在浴桶中的正是朵朵，只是披散着湿漉漉的头发，在升腾的水汽之中差点让柳乘风不能相辨了。

柳乘风无语，眼前的朵朵似乎并没有一丝不挂，应该是被老鼠惊到，所以打算从浴桶中出来，肩头上还覆盖着一缕轻纱。

纱巾自然已经湿透了，紧贴在她若凝脂般的玉肌香肤上，一点也遮掩不住那曲线如水一般的娇躯。雪白的酥胸上水迹未干，那水滴顺着玉颈，正滴答答地往胸前的勾缝处滴滴。酥胸半浸水中，其他的事物，柳乘风是一丁点也看不到了，只感觉那水波荡漾之下，似有两点嫣红。

朵朵吓了一跳，本能地一声惊呼：“你……”

柳乘风苦笑，随即露出轻松的笑容，道：“公主不要叫，把人叫来，你我的清白都毁之殆尽了。”

朵朵看了柳乘风一眼，觉得这个家伙脸皮之厚可谓空前绝口，一个大男人跑到人家的浴房来偷看人洗澡，居然还好意思说清白？只是柳乘风的所谓清白，朵朵似乎并没有什么顾忌，可是自己的清白，却也很是要紧。

她反应过来，连忙娇躯一沉，随即将自己的身体沉入水中，只露出一个脑袋，似乎还觉得不太放心，拉起挂在浴桶上的长巾，遮住了自己的前胸。

朵朵咬牙启齿地眯着眼看着柳乘风，道：“你好大的胆子，什么不做，偏偏要做登徒子。”

柳乘风这时候除了苦笑，却已是不知该用什么表情了，道：“公主殿下，柳某人告诉你，其实柳某人是中了奸贼的奸计，是他们打着太子的名号将我引到这浴房来的。我当时看情况不对，正要逃，又怕被人误会，才躲到这屏风之后。其实方才殿下沐浴的事，我是一丁点也没有瞧见的。这些，你相信吗？”

朵朵冷笑，分明不信。

柳乘风继续苦笑，只好道：“好吧，既然殿下不信这个理由，那么其实方才所说的话都是柳某人骗殿下的，真实的情况是……是我吃多了酒，一时尿急，只是这皇宫这么大，却是寻不到一个如厕的地方。公主殿下是知道的，其实我是一个读书人，难免会有一点儿讲究，人又不是狗，

岂能随地大小便？于是情急之下，便看到了公主的浴房，实在忍不住便冲了进来，谁知这时候公主殿下却要在这里沐浴，学生没有办法，只好暂时躲避，以避免尴尬。这个理由，殿下总能信了吧？”

柳乘风为了增加可信度，不自觉地自称起学生来，似乎自称一下自己是学生，这说出去的话就更有说服力一样。

朵朵笑得更冷：“这么说，你还在我这儿便溺了？贼子，你好大的胆……”

柳乘风无语，原以为这理由已经天衣无缝，谁知道还有这么大的一个漏洞。

他老脸不禁一红，这种事怎么能承认，于是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殿下果然聪明，一下子就看出了学生其实是胡说八道，既然如此……”柳乘风现出沉痛之色，道：“那么学生索性和殿下坦白交代了吧。其实学生有病……”

朵朵咬牙切齿地道：“你得的是痴心妄想病，待本公主出去，非宰了你不可。”

柳乘风原本想说，自己得了某某隐疾，全身瘙痒，不得已寻个地方来挠痒痒的，谁知道朵朵竟是想宰了自己，他柳乘风两世为人，宰别人的时候多一些，却从来没有人敢对他这样嚣张。他若没有前世的经验，只怕见了公主早已吓得屁滚尿流了，只是毕竟在后世受了许多熏陶，这时候也来了火气。

我不过是在你这屏风后头躲了躲而已，又没有看你，你说宰就宰，真当读书人的命不是命吗？柳乘风索性就不苦笑了，双手一插，朝朵朵森然冷笑道：“是了，我就是看了你，不但看了你入浴，你全身都被我看了，你要说我痴心妄想，那是没有；说我癞蛤蟆想吃你这天鹅肉，我这癞蛤蟆也没有这雅兴，反正我看也看了，你骂也骂了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，殿下还要洗澡，学生就不奉陪，再见。”

柳乘风的性子，有时候好得出奇，温文尔雅，活脱脱好男人的典范；可是惹起他的火来，热血一涌，管他什么皇帝、公主，就什么都不顾了。

他这时候反而心中坦然，朝朵朵作了个揖，随即大摇大摆地穿过屏风，绕过朵朵的浴桶，连瞧都不瞧她一眼，揭开横在浴房中的轻纱帷幔，走到门边去，大大方方地把门推开，抬腿便走。

守在这浴房外头的两个侍女方才似乎听到了什么动静，可是平素公主洗浴时是不喜人打搅的，所以也不敢进去看，这时候看到一个男人大摇大摆地出来，真真是吓得魂飞魄散，两个人如呆鸡一样直勾勾地看着柳乘风，柳乘风回瞪他们一眼，喝道：“看什么看？没见过男人吗？”

说罢，大摇大摆地走了。

这两个侍女哪里遇到过这种事？被柳乘风一吓，立即打了个冷战，再加上柳乘风一副老子本就应该从这里出来的样子，这样落落大方的姿态，倒像是驸马爷一样。侍女早已吓得身躯有些发软，差点要晕倒在地。

等柳乘风大大方方地走了，两个侍女才反应过来，急忙冲入浴房。看到公主殿下还在浴桶之中发呆，才松了一口气。

其中一个道：“殿下……殿下……出了什么事。”

朵朵这才回过神，柳乘风方才的态度，她也不曾想到，原以为这个家伙会告饶，甚至涕泪直流，按着朵朵的性子，这家伙居然敢偷看自己洗澡，把这件事闹大来倒也未必，毕竟朵朵再如何也得顾忌下自己的声誉，可以后找个由头来收拾这家伙是肯定的。

可是谁知，人家比自己更牛气哄哄，一副老子看了就是看了，你能奈我何的样子，直恨得朵朵牙痒痒。

自出生到现在，朵朵还从来没有见有人这般顶撞自己，更何况，明明是那家伙有错在先，自己便是给他几个耳刮子，他也该乖乖受着才是。

想到这里，朵朵突然感觉几分委屈，眼眶儿已是觉得有几分红了，咬牙切齿地道：“本宫和这小贼不共戴天！”

她发泄了一句，才发现两个侍女正担心地看着自己，朵朵脸色一冷，随即道：“今日的事，若是有谁的嘴巴不干净传了出去……”

她似乎在想如何威胁，在这里顿了一下，谁知两个侍女已经会意了，不管那男人是突然闯进去，还是早与公主殿下有什么私情，这种事自是

不能外传，否则……

二人连忙拜倒，道：“殿下放心，事情的轻重，奴婢岂会不知？今日的事，我们什么都没有瞧见，更不敢乱嚼舌根子。”

朵朵这才吁了口气，心中又觉得有些不忿，那个家伙倒是牛气哄哄地走了，占了堂堂公主的便宜，自己却还不得不为他遮掩。只是不遮掩，朵朵就根本不必做人了，一个大男人将自己看了个干净，只怕要笑掉别人的大牙。

她立即出浴穿了衣衫，连湿漉漉的头发都忘了拧干，吁了口气才定下神，道：“若是有人问起，说是看到那家伙从浴房中出去，你们也要矢口否认，就说连人影都没有瞧见。快，给我收拾一下，我这就去见母后，你们的脸色要自然一些，不要让人看到什么蛛丝马迹。”

两个侍女连忙说了是，给朵朵收拾起来。

等朵朵从这浴房中出来，看到外头刺刺的日头，柳乘风早已不见了踪影，不禁咬了咬牙，道：“这个家伙倒是很有胆量，哼，等着瞧，若是不给你一点教训，我就不叫朱秀荣。”

她跺跺脚，便领着侍女又飞快地往坤宁宫去。坤宁宫里，一干子命妇还在众星捧月地围着张皇后唠着家常，见了朵朵沐浴回来，纷纷打趣。

只是朵朵再没有从前那开朗的性子，乖乖地在张皇后身边坐下，默不作声。

张皇后微微一笑，关切地道：“朵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

朵朵连忙摇头，道：“母后，我只是头有些沉，并没有什么……”

张皇后也就没有再多问，只是道：“若是严重，便叫太医来看看。对了，那柳乘风的医术高绝，恰好他也在宫中，倒不如请他来看看。”

朵朵听到柳乘风的名字，俏脸一红，连忙道：“不，不必了……”

从后宫里快步出来，柳乘风只觉得自己的头皮发麻，方才他虽然豪气干云，可是事后一想，还真难保证那什么公主不会横下心来告发。

不过，告发的几率只有万一，毕竟公主也要注意自己的清誉。柳乘风更担心的是那背后鼓捣此事之人。

想到这要置自己于死地的人，柳乘风的眼睛就红了。他做人的原则是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。原以为自己如今做下这么多事，已经令所有人心惊胆战，至少不敢轻易招惹自己，谁知道好日子没过几天，就有人惦记上了自己。

柳乘风想了想，信步回了膳殿，站在长廊下思考了片刻，便有了主意。这膳殿里已是酒过三巡，因为朱祐樞兴致勃勃地与刘健等人谈论政事，所以大家都没有离席。柳乘风走进去，轻轻掖了掖牟斌的后襟，示意牟斌出来说话。

牟斌已是有了几分醉意，却也明白了柳乘风的暗示，蹑手蹑脚地随柳乘风出来。

之所以找上牟斌商量，却也是柳乘风左思右想的结果。太子虽然与自己关系好，可是这件事毕竟涉及到了公主，自然还是将他蒙在鼓里的好。

至于其他人，柳乘风也不敢相信，唯独牟斌，虽然是自己的上司，可是二人利益纠缠在一起，反而关系比较稳固。二人虽然算不上休戚与共，可是至少相互利用的心思都有。

牟斌出膳殿的时候，一副醉醺醺的样子，可是等出来了，脸色却是冷了下来。柳乘风的性子他知道，这个家伙绝不会吃饱了没事叫自己出来，想必是有什么事要和自己商量。

在长廊下，牟斌的眼眸半张半阖地看着柳乘风，慢悠悠地道：“说吧，什么事。”

柳乘风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大人这话是怎么说的？倒是好像卑下叫大人出来就一定有事相求一样，难道卑下与大人闲聊几句，拉拢一下感情不成吗？”

牟斌做出一副拂袖要走的样子，道：“既然无事，现在又是在宫中，说话不方便，老夫现在就走了。”

柳乘风连忙道：“有事！”

对柳乘风这种弯弯绕绕的性子，牟斌很是不喜欢，他是个内敛的人，

虽然说话不喜开门见山，可是这般嘻嘻哈哈的，他却是不习惯。

可是听到柳乘风说有事，他还是驻了足，不管如何，柳乘风仍然算是他的人，这个家伙与陛下、太子的交情好，对北镇抚司有着莫大的好处。于是，他正色道：“你不要绕圈子，直接说吧。”

柳乘风只好苦笑，将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全部说了出来。牟斌听到一半，脸色已是骤变了，深邃的眼眸中掠过一丝冷意。

按着柳乘风所说，那个太监打着太子的名号请柳乘风去后宫，最后让柳乘风进了公主的浴房。这件事只要传出去，不管柳乘风是否被陷害，都已犯了内宫大忌，必死无疑。

牟斌不禁倒吸口凉气，道：“此人的用心，当真歹毒！”

柳乘风正色道：“正是。不过，公主虽然已经撞破了卑下，可是事关着殿下的清誉，想必也是不会声张。那背后指使的人一定还有后着。若是他让人先传出谣言，将这件事在内宫广而告之，陛下与皇后娘娘一定不会怠慢，自然要叫人查一查，到时候若是当真追查起来，只怕卑下真要死无葬身之地了。”

牟斌颌首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公主当然是不会声张的，可是那背后的人一定会想办法将陛下的注意力引到这里去。这内宫之中，只要陛下肯彻查，就没有查不出来的事。若当真如此，只怕是大罗金仙也难救你了。事情紧急，只怕这消息很快就会传遍内宫，老夫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……”他拧着眉，显得颇为头痛，柳乘风今日的圣眷，他看得一清二楚，可以说只要太子还要读书，柳乘风就不可或缺，而柳乘风在一日，镇抚司就能压东厂一筹。

牟斌甚至已经想到，这主使之入十有八九就是萧敬。萧敬这个人极为可怕，不动手则以，一旦动手，就势必是一击必杀。这样的毒计，也只有萧敬才能使出来。更何况这内宫更是萧敬的地盘，他要加害，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。

“萧敬……萧敬终于动手了！”牟斌此时此刻的脸色阴晴不定，柳乘风这个人他不想放弃，也不愿意袖手旁观，可是当真要与萧敬斗法，牟

斌的心里却未免没有几分寒意。

柳乘风深望了牟斌一眼，道：“不管幕后之人是谁，他们既然要对卑下动手，卑下也绝不是坐以待毙之人。卑下在回来的时候倒是想了一个主意，不但让他们的诡计不能得逞，而且还可以反戈一击，让幕后主使之人知道，卑下绝不是好欺负的，只是这个计划非指挥使大人援手不可。”

“哦？”牟斌方才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到应对的方法，听到柳乘风说了主意，不由狐疑地看了他一眼，道：“你来说说看。”

柳乘风凑上去，压低了声音，与牟斌密语了几句。

牟斌的脸上变得越来越怪异起来，随即吁了口气，道：“好吧，不管如何，总要试试看，老夫在宫中有的是人，那些大汉将军和侍卫都是镇抚司辖下，待会儿老夫就让他们替你造这个声势。”

柳乘风郑重其事地朝牟斌作揖道：“卑下谢过大人。”

牟斌似是显得有些疲倦了，拍拍他的肩，含笑道：“你好自为之。”

皇后的寿辰已是落下了尾声，天空渐渐阴霾，黄昏的光鲜洒落在琉璃瓦上，那淡然的金黄光晕伴随着近臣、王公出了午门，整个紫禁城除了那摇曳在风中的喜庆灯笼，似乎又恢复了从前的宁静。

钟鼓声敲了九下，午门终于关上。在坤宁宫里，张皇后也已经有些倦了，她叫了加了几盏灯，灯火冉冉，将这坤宁宫照得通亮。她沐浴之后，穿了常服坐在榻上，对身边如小猫儿一样撑着手，略带几分倦意的朵朵道：“朵儿，头疼好些了吗？”

朵朵点了点头。

张皇后莞尔一笑，随即叫来一个太监，道：“去，把柳乘风送的香水拿来。”

听到柳乘风三个字，朵朵的眼中掠过一丝复杂和慌乱，不过很快又镇定了下来。

一个太监将那盛放香水的瓷瓶奉上，张皇后接了，揭开木塞，又是轻轻闻了一下，道：“柳乘风说的用法是沐浴之后再洒上一些在衣裙上是

不是？”

朵朵很悲催，方才还只是柳乘风，现在又是沐浴这个敏感词，让她显得有些不安，她心里愤愤然地想：“那个家伙，实在可恨。”

太监应道：“柳百户确实是这么说的。”

张皇后的脸上露出喜色，小心翼翼地滴了几许香水洒在衣裙上，霎时间，整个殿中都弥漫着一股清淡的桂花香气。张皇后的鼻尖不经意地微微抽搐了两下，随即露出了笑容。

张皇后有一些小毛病，这毛病其实也不大，只是轻微的狐臭而已，虽然轻微，可是张皇后却是一直耿耿于怀。

她清楚地记得，嫁入东宫的时候，朱祐樞就曾和她开了句玩笑，说是太子妃有些臭，虽然这只是玩笑，可是自此之后，张皇后变得谨慎起来。为了除这轻微的异味，张皇后几乎每日要洗三次澡，寻常人更是不敢与之亲近，就是自己的子女，在幼时也从不肯抱一抱。就怕这难言之隐被人窥见一样。

其实，除非是出了许多汗而已。张皇后的毛病是绝不可能显露的，只是这小毛病引发了心病，这许多年来，张皇后一直都小心谨慎。

而这香水，却是恰好掩饰了张皇后的隐疾。这淡淡的桂花香气竟是一下子让张皇后变得容光焕发起来。

柳乘风之所以猜测出张皇后极有可能会有一些狐臭，是根据太子的描述，比如张皇后从未抱过朱厚照，还有一天洗几次澡。

柳乘风当时的判断就是，张皇后的行为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有洁癖，第二种，就是狐臭。

狐臭不是病，可是对有的人来说，却比病痛更可怕。柳乘风的这份礼物，自然就打在了张皇后这怪癖身上。

事实上，他只有六成的把握。若是猜错，这香水对张皇后来说，就可有可无；可要是蒙对了，那这礼物就绝对比什么绿绮要珍贵一百倍一万倍。

皇后娘娘身为六宫之首，天下人的国母，绿绮琴就算再珍贵，也不

过是让她一时欢喜罢了，可是这香水若是能消除她半辈子耿耿于怀的心事，自然是非同凡响。

而柳乘风献上礼物时，也早已预料到张皇后会显露出一副不以为喜的姿态，毕竟张皇后是皇后，岂能当着大臣王公的面，为了一瓶香水而喜笑颜开？

现在，命妇、王公大臣已是纷纷散去，张皇后再没有了什么顾忌，自然要一试这香水的效果。

“朵儿，你闻闻看，这香水香吗？”张皇后刻意靠近了朵朵一些，低声询问。

朵朵无奈地道：“香，香极了。”

张皇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，淡淡道：“这个柳乘风倒是颇为识趣，这香水真的比那绿绮更厚重了，只是不知这香水若是用完了是否还有？赶明儿叫个人去问问他，往后让他每月送一瓶入宫吧。本宫倒是在寻思，是不是该给他一些赏赐？否则总是劳烦他送香水入宫也不好。朵儿，你来说说看，该赠他什么好？”

朵朵心里正烦躁着，可又不得不耐着性子听。母后总是哪壶不开提哪壶，令她心里又是不安，又不得不掩饰，便强打着精神道：“还要给他什么赏赐？母后瞧得上他的香水，就已是天大的恩德了。”

张皇后却是斥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！便是天家也不能平白受人恩惠。”正说着，朱祐樞正好走了进来，笑吟吟地道：“什么恩惠？又受谁的恩惠？”

朵朵咋舌，道：“我回寝殿睡觉了，父皇、母后，你们也早些安歇。”她觉得在这里实在待不下去了，自从那姓柳的混账出了宫，耳中总是听到柳乘风三字，实在让她心虚。

朝朱祐樞行了个礼，朵朵便快步走了出去。

朱祐樞看朵朵走得匆忙，不禁失笑道：“这个丫头，总是毛毛躁躁的。”

说罢，与张皇后同榻而坐，道：“方才皇后说的是受了谁的恩惠？噢？今日皇后的身上真香……”